

〈窮鳥賦〉、〈貽友人謝恩書〉、〈報皇甫規書〉、〈刺世嫉邪賦〉並見《後漢書》本傳。

〈報羊陟書〉，《文選·謝靈運富春諸詩注》引有「帷君明叡，平斯宿心」二句。嚴可均輯本有，然而此二句又見於皇甫規〈追謝趙壹書〉，唯「宿」作「夙」。故張鵬一輯本未收。然而《文選·注》既標出了篇目，此信應該是有的。且趙壹之訪皇甫規在前，識羊陟在後，則信中無意中用了皇甫規信中的成句。也是可能之事，況且二者有一字並不相同。故仍當視為趙壹〈報羊陟書〉中文字。

〈非草書〉，嚴可均輯本注明據《法書要錄》卷一、《墨池編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卷六〇一、七四九。張鵬一輯本據《墨池編》錄入。

《御覽》中尚有一條，見於卷九五—，正可以補《法術要錄》與《墨池編》文字之缺誤：

夫務內者必闕外，志小者必忽大。俯而捫虱，不暇見天地。天地至大而不見者，方銳精于蟻虱，乃不暇焉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五—所錄「俯而」以下為：

俯而擇虱，不暇見地；仰而觀鍼，不暇見天。天地至大而不見者，精銳于鍼虱也。

顯然，《法術要錄》與《墨池編》所錄有缺誤（《墨池編》為北宋朱長文所編，所收趙壹此文當是據《法術要錄》錄入。故其誤相同）。從第一個「不暇」以下，應據《御覽》這段文字校補。

〈非草書〉乃是一篇七百八十餘字的論文，故唐張懷瓘《書斷》曰：「趙壹有貶草之論」。而近人朱建新《孫過庭書譜箋證》直稱之為〈非草書論〉。張鵬一輯《趙計吏集》以之與《與皇甫規書》歸為一類，總標為「書」，大誤。

將〈解擯〉也歸入賦一類，則趙壹今存賦四篇（其中一篇為殘篇，一篇餘殘句），書三通（其中一篇今存殘句），論一篇。據本傳，尚有頌、箴、誄等，已不可考。

## 略論漢代騷體賦和散體賦的特點

何沛雄

香港博扶林道香港大學中文系

### 一、引言

賦體之興，原本《詩》、《騷》，出入戰國諸子<sup>1</sup>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說：「賦者，鋪也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也。」本於《詩》、《騷》而以抒情寫志為主的，可說是騷體賦；出入戰國諸子而以紀事體物為主的，可說是散體賦。

劉向編《楚辭》，收錄楚人的作品，祇有二或三人（屈原、宋玉及景差<sup>2</sup>），而收錄漢人的騷體（楚辭體）作品凡六家（賈誼、淮南小山、東方朔、嚴忌、王褒、劉向），可見漢代的賦家，也善於作楚辭。

楚辭稱為騷，始自梁代蕭統。他編纂的《文選》，特立騷體於

<sup>1</sup> 章學誠，《校讎通義·漢志·詩賦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），頁186。賦體的興起原因，大多數的中國文史書都有敘述，遑論有關賦學的專著了，故不又在此贅述。若要參考：陶秋英，《漢賦之史的研究》（北京中華書局，1939）；（日人）中島千秋，《賦の成立と展開》（日本愛媛松山市，1963）；張正體、張婷婷，《賦學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82）；馬積高，《賦史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；葉幼明，《辭賦通論》（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1）等書，資料較詳寔。

<sup>2</sup> 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說：「大招者，屈原之所作也，或曰景差，疑不明也。」漢代已不能肯定〈大招〉的作家，後人更難考證了。

詩之後、七之前，錄屈原的〈離騷經〉、〈九歌〉、〈九章〉、〈卜居〉、〈漁父〉，宋玉的〈九辯〉、〈招魂〉和劉安的〈招隱士〉。劉勰撰《文心雕龍》，討論楚辭，即以「辨騷」標目，於是後人以騷代表楚辭，而騷體便指楚辭體；凡模仿楚辭體的賦篇，稱為騷體賦。但這裏要特別指出，漢人所作的騷體（楚辭）的作品，不僅採用楚辭的共通形式<sup>3</sup>，更模仿屈原的語氣，以代言的方式，替他抒發「行而見疑，忠而被讒」的怨憤情緒。後者是仿效或採摭楚辭的形式，以作者的身分去抒發個人的情感，而這情感是多方面的，不限於「罹讒憂國」而已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：「不歌而誦謂之賦。」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說：「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辭也。於是荀況〈禮〉、〈智〉，宋玉〈風〉、〈釣〉，爰錫名號，與詩畫境；六義附庸，蔚成大國。遂客主以首引，極聲貌以窮文，斯蓋別詩之原始，命賦之厥初也。」<sup>4</sup>賦的產生，雖然深受《詩經》和楚辭（不是劉向所編的《楚辭》<sup>5</sup>）所影響，但發展成爲一種獨立文體之後，已經脫離《詩經》、楚辭的詩歌本質，變成「不歌而誦」，加上「主客問答」的結構，「鋪張揚厲」的風格，成爲有韻而像散文的作品，我們稱它爲散體賦。

<sup>3</sup> 關於楚辭的共通形式與特點，請參考中島千秋，〈楚辭の說得様式〉，《賦の成立と展開》，頁 202-279；鈴木虎雄著、殷石驪譯，〈騷賦（按：指楚辭）形式及其特有句法〉，《賦史大要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42），頁 4-10；李曰剛，〈楚辭之特質〉，《辭賦流變史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56-62；……等。

<sup>4</sup> 《文心雕龍》，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60），頁 134。

<sup>5</sup> 楚辭在西漢武、宣時代，經已流行。《漢書·朱買臣傳》：「會邑子嚴助貴幸，薦買臣，召見說《春秋》，言楚辭，帝甚悅之。」又《王褒傳》：「宣帝時，修武帝故事，講論六藝群書，博盡奇異之好，徵能爲楚辭，九江被公，召見誦讀。」劉向是昭帝至哀帝時人，他編的《楚辭》是在西漢末年，而賦體的產生，是受漢初流行的楚辭所影響，不是因其編《楚辭》而影響。坊間一些文學史書，把楚辭和《楚辭》混淆了。

根據現存的漢賦資料來看<sup>6</sup>，漢代的賦家兼擅騷體賦和散體賦的，大不乏人。本文試把漢代賦家的作品分作兩大類，析論它們的題材、內容、結構、句式、修辭技巧等等，以見二者的不同特點。

## 二、騷體賦的特點

《文心雕龍·時序》說：「漢代辭人九變，而大抵所歸，祖述楚辭，靈均餘影，於是乎在。」<sup>7</sup>可見楚辭影響漢賦的深遠，而漢代辭人，仿楚辭以作賦，是十分普遍的。

騷體賦，既擬式於楚辭，故有楚辭的一般形貌和風格。綜合來說，有下列四項特點：

### （一）模擬和演化楚辭的句式

楚辭的句式，基本上有下列七種：<sup>8</sup>

#### 1. 七、七字句，中夾「兮」字

□□□兮□□□，□□□兮□□□。

（悲莫悲兮生別離，樂莫樂兮新相知。〈九歌·少司命〉）

#### 2. 七、六字句，中夾虛詞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○□□兮，□□□○□□。

（世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。〈離騷〉）

<sup>6</sup> 本文所根據的現存漢賦資料，以費振剛、胡雙寶、宗明華較校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《全漢賦》爲主，這是比較完備的本子。

<sup>7</sup> 《文心雕龍》，頁 672。

<sup>8</sup> 參考鈴木虎雄著、殷石驪譯〈騷賦形式及其特有句法〉（《賦史大要》，頁 4-10）及萬光治〈楚騷的語言節律〉（《漢賦通論》，頁 45-48）。《楚辭·天問》裏的句式，完全沒有「兮」字，似非楚辭正格，姑且不論。

3.六、六字句，中夾「兮」字

□□□兮□□，□□□兮□□。

（君不行兮夷猶，蹇誰留兮中洲。〈九歌·湘君〉）

4.五、五字句，中夾「兮」字

□□兮□□，□□兮□□。

（秋蘭兮青青，綠葉兮紫莖。〈九歌·少司命〉）

5.五、四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。

（滔滔孟夏兮，草木莽莽。〈九章·懷沙〉）

6.四、五字句，第二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兮。

（定心廣志，余何畏懼兮。〈九章·懷沙〉）

7.四、四字句，第二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，□□□兮。

（青黃雜糅，文章爛兮。〈九章·橘頌〉）

這些句式，漢人寫騷體賦時廣泛地模擬使用，其後更演化成八種形式的長句：

1.八、六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。

般紛紛其離此尤兮，亦夫子之故也。

（賈誼〈弔屈原賦〉）

2.八、七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陰陽分而不相得兮，更惟貪邪而狼戾。

（賈誼〈旱雲賦〉）

3.九、六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。

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，與真人乎相求。

（司馬相如〈大人賦〉）

4.九、八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，狼戾者聞之而不懟。

（王褒〈洞簫賦〉）

5.九、九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踉蹌蟠蛄容以飶麗兮，蝸蟻偃蹇怵臭以梁倚。

（司馬相如〈大人賦〉）

6.十、六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。

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，直徑馳乎三危。

（司馬相如〈大人賦〉）

7.十、九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，洞出鬼谷之堀鬱崑魁。

（司馬相如〈大人賦〉）

8.十一、十字句，首句末用「兮」字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兮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駕應龍象輿之螭略委麗兮，驂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蜒。

（司馬相如〈大人賦〉）

另一方面，漢人寫騷體賦，有時疊用短句，另樹風格，例如賈誼的〈旱雲賦〉，結尾用四、四字句，一連用了六個「兮」字，形成節奏急促，表達噴薄的憂鬱：

僚兮慄兮，以鬱怫兮！念思白雲，腸如結兮！

終怨不雨，甚不仁兮！布而不下，甚不信兮！

白雲何怨，奈何人兮！

同樣，揚雄的〈太玄賦〉，結尾也用四、四字句，但節奏較緩，表達高妙的思想：

近犬羊兮，鸞鳳高翔。戾青雲兮，不掛網羅。

固足珍兮，斯錯位極。離大戮兮，屈子慕清。

葬魚腹兮，伯姬曜名。焚厥身兮，孤竹二子，

餓首山兮，斷跡屬婁，何足稱兮，辟斯數子。

智若淵兮，我異於此，執太玄兮，蕩然肆志。

## （二）抒發憂國、傷時、失意的情懷

騷體賦的主題，跟楚辭相似，一以抒情為主，而所抒發的情懷，都在憂國、傷時、失意的範疇。楚辭以屈原的作品為首，其中尤以〈離騷〉為代表。〈離騷〉就是抒發「牢騷」；長長的篇幅，優美的文字，豐富的幻想，不外宣洩一己罹讒憂國、悲憤鬱抑的情感而已。朱熹〈楚辭後語目錄敘〉說：

蓋屈子者，窮而呼天，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。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，必其出於幽憂窮蹙，怨慕淒涼，乃得其餘韻。<sup>9</sup>

騷體賦得屈子的「餘韻」，內容不免「幽憂窮蹙，怨慕淒涼」了。例如：

賈誼的〈鵬鳥賦〉，是他謫居長沙時所作的。長沙卑濕，環境惡劣，適有鵬鳥入室，視為不祥之兆。在這失意、憂傷的情懷下寫了這篇賦，既以傷悼，亦以自廣。<sup>10</sup>

司馬相如的〈長門賦〉是替陳皇后寫的。漢武帝寵幸衛夫人，陳皇后失寵，退居長門宮；陳皇后奉黃金百斤與司馬相如，為寫「解悲愁之辭」。<sup>11</sup>

司馬遷的〈悲士不遇賦〉，很明顯是表達失意之情的。司馬遷於漢武帝天漢二年（99B.C.）因李陵事獲罪下獄，受腐刑。賦文載：「悲夫！士生之不長，愧顧影而獨存。」「諒才隴而世戾，將逮死而長勤。」「雖有形而不彰，徒有能而不陳；阿窮達之易感，信美惡之難分。」看這些語句，知此賦殆作於受刑之後。<sup>12</sup>

班彪的〈北征賦〉是憂國傷時之作。班彪生在西漢末年，斯時天下動亂，「生人幾亡，鬼神泯絕，壑無完柩，郭罔遺室，原野厭人之肉，川谷流人之血。<sup>13</sup>」班彪離開長安北行至安定，寫了這篇賦，刻劃人民在動亂之中，家破人亡，死生慘痛的情況：「野蕭條以莽蕩，迴千里而無家。」他面對死難者的苦況，深表同情，為之「傷懷」、「慨息」、甚至「泣漣落而霑衣，攬余涕以於邑。」

<sup>9</sup> 《楚辭集注》（附《楚辭後語》）（台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90），頁280。

<sup>10</sup> 見《史記·賈誼列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《二十四史》點校本），頁2496。

<sup>11</sup> 見《文選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60，重印版），頁327。

<sup>12</sup> 〈悲士不遇賦〉，原載於《藝文類聚》，卷三〇；今見《全漢賦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142。

<sup>13</sup> 班固，〈東都賦〉，見《文選》，頁15。

蔡邕的〈述行賦〉，也是憂國傷時之作。該賦序文說：「延熹二年秋，霖雨逾月。是時梁冀新誅，而徐璜、左悺等五侯，擅貴於其處，又起顯明苑于城西。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，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，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。璜以余能鼓琴，自朝廷敕陳留太守，發遣余到偃師。病不前，得歸。心憤此事，遂託所過，述而成賦。」<sup>14</sup>

其他的騷體賦，都是抒情寫志的。

### (三) 援用多種比喻

王逸〈離騷經序〉說：「〈離騷〉之文，依詩取興，引類譬諭，故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；靈脩美人，以嬋於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賢臣；虯龍鸞鳳，以託君子；飄風雲霓，以為小人。」屈原有這麼多的比喻，目的是把賢愚之別、愛憎之分的情感，強烈地表達出來。這種抒情手法，漢代的騷體賦是很相似的，例如：

賈誼的〈弔屈原賦〉，用鸞鳳、莫邪、周鼎、騏驎、神龍、鱣鯨比喻屈原；把鴟梟、鉛刀、康瓠、蹇驢、蝨蟥、螻蟻比喻小人。<sup>15</sup>

揚雄〈太玄賦〉一連用了四個比喻作興起：「薰以芳而致燒兮，膏含肥而見燂；翠羽嫩而殃身兮，蚌含珠而擊裂。」然後道出「聖作典以濟時兮，驅蒸民而入甲；張仁義以為綱兮，懷忠貞以矯俗。」說自己「茹芝英以禦餓兮，飲玉醴以解渴」，表示品格清美。<sup>16</sup>

<sup>14</sup> 班彪，〈北征賦〉，見《全漢賦》，頁255-257。

<sup>15</sup> 蔡邕，〈述行賦〉，見《全漢賦》，頁566-570。

<sup>16</sup> 賈誼，〈弔屈原賦〉，見《全漢賦》，頁8-11。

<sup>17</sup> 揚雄，〈太玄賦〉，見《全漢賦》，頁209-210。

馮衍的〈顯志賦〉，自言「駟素虯而馳騁兮，乘翠雲而相伴。」「飲六醴之清液兮，食五芝之茂英。」「撻六枳而為籬兮，築蕙若而為室，播蘭芷於中庭兮，列杜衡於外術；攢射干雜靡蕪兮，構木蘭與新夷。」用了這麼多的比喻，不外表達自己「光明之情，玄妙之思」而已。<sup>18</sup>

張衡的〈思玄賦〉，說自己「旌性行以制佩兮，佩夜光與瓊枝；繡幽蘭之秋華兮，又綴之以江蘼。」「且余沐於清原兮，晞余髮於朝陽；漱飛泉之瀝液兮，咀石菌之流英。」「噲青岑之玉醴兮，餐沆瀣以為糧。」表示自己的高潔。在賦文裏，作者設想自己遊於南郊、西嬉、東弛、北度、感到「鷓鴣競於貪婪」，「顧羈旅而無友」，真是「苟中情之端直兮，莫吾知而不惡」。最後，「收疇昔之逸豫兮，卷淫放之遐心」，歸結為「游道德之平林」，「與仁義乎逍遙」。<sup>19</sup>

### (四) 篇末有「亂」或「訊」、「系」、「歌」、「重」等

〈離騷〉、〈涉江〉、〈哀郢〉、〈懷沙〉、〈招魂〉的篇末都有「亂」，〈漁父〉有「歌」，〈抽思〉有「少歌」、「倡」和「亂」。「亂」或「歌」或「倡」是總結全篇的要旨<sup>20</sup>，騷體賦模仿楚辭的形式，篇末也繫以「亂」，或稍更其名曰「訊」、「系」、「重」、「歌」等等，例如：

賈誼〈弔屈原賦〉有「訊」

<sup>18</sup> 馮衍，〈顯志賦〉，見《全漢賦》，頁258-264。賦序云：「疆理九野，經營五山，眇然有思凌雲之意，乃作賦自厲，命其篇曰『顯志』。顯志者，言光明風化之情，昭章玄妙之思也。」

<sup>19</sup> 張衡，〈思玄賦〉，見《全漢賦》，頁393-411。

<sup>20</sup> 或以為「亂」是歌唱的，即一篇之末以歌唱作結束。參看徐廣陶，〈「離騷」“亂曰”的本義〉，《楚辭研究論文集》，第二集（香港：中國語文文學社編，1969年9月），頁94-99。關於漢賦的「亂」，可參考黃耀堃，〈兩漢辭賦亂辭考〉，《新亞學術集刊》，第13期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，1994），頁287-305。

劉徹〈李夫人賦〉有「亂」  
揚雄〈甘泉賦〉有「亂」  
班彪〈北征賦〉有「亂」  
班固〈幽通賦〉有「亂」  
蔡邕〈述行賦〉有「亂」  
張衡〈思立賦〉有「系」  
班婕妤〈自悼賦〉有「重」  
司馬相如〈美人賦〉有「歌」

### 三·散體賦的特點

散體賦是漢賦的主流，擺脫了騷體而茁壯的一種獨特而有韻的散文。章學誠《校讎通義·漢志·詩賦》說：「古之賦家者流，原本《詩》、《騷》，出入戰國諸子。假設問答，《莊》、《列》寓言之屬也；恢廓聲勢，蘇、張縱橫之體也；排比諧隱，韓非〈儲說〉之屬也；徵材聚事，《呂覽》類輯之義也。<sup>21</sup>」這樣看來，漢代散體賦是把先秦諸子的散文寫作技巧鑄冶於一鑪了。觀察漢代的散體賦，主要有下列五項特點：

#### (一) 體用問答，慣用連詞

「遂客主以首引，極聲貌以窮文」，是漢賦的一種特點，而利用問答體以成篇，更是漢代散體賦的標誌，最著名的作品，像枚乘〈七發〉、司馬相如〈天子游獵賦〉<sup>22</sup>、揚雄〈長楊賦〉、班固〈兩都賦〉、張衡〈二京賦〉、崔琦〈七蠲〉、崔寔〈答譏〉、

<sup>21</sup> 《校讎通義》，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），頁186。

<sup>22</sup> 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只說司馬相如奏上〈天子游獵賦〉，沒有〈上林賦〉。把〈天子游獵賦〉分為〈子虛賦〉和〈上林賦〉，則始於蕭統《文選》。詳見拙作，〈「上林賦」作於建元初年考〉，第二節〈「子虛賦」與「上林賦」的分合問題〉，《漢魏六朝賦論集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0），頁17-18。

蔡邕〈辭誨〉等，都藉著主客的對話，狀物聘辭，造成長篇鉅製，而主客人物，如「子虛使者」、「烏有先生」、「亡是公」、「子墨客卿」、「翰林主人」、「西都賓客」、「東都主人」、「安處先生」、「憑虛公子」等等，也是虛構的。<sup>23</sup>

在結構上，散體賦的顯著特點是慣用連詞（或稱作「轉折連詞」）——於是、若乃、且夫、於是乎、爾乃、故、然等等。鴻裁固是，短篇亦然，例如：

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是這樣布局的：

且夫齊、楚事，又烏足道乎！……  
於是乎蛟龍赤螭，鉅鱗漸離，……  
於是乎崇山矗矗，巖岷崔巍，……  
於是乎周覽泛觀，縝紛軋芴，……  
於是乎離宮別館，彌山跨谷，……  
於是乎盧橘夏熟，黃甘橙棗，……  
於是乎玄猿素雌，雄獲飛蠅，……  
於是乎背秋涉冬，天子校獵，……  
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，翱翔往來，……  
於是乎游戲懈怠，置酒乎顛天之臺，……  
於是酒中樂酣，天子芒然而思，……  
於是乎乃解酒罷獵，而命有司曰：……  
於是歷吉日以齋戒，襲朝服，乘法駕，……  
若乎終日馳騁，勞神苦形，……  
於是二子愀然改容，超若有失，……

班固〈西都賦〉用了十四個連詞，貫緝全篇：

於是晞奏嶺，眺北阜，……  
於是既庶目富，娛樂無疆，……

<sup>23</sup> 參見拙作，〈漢賦問答體初探〉，《新亞學術集刊》，第13期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，1994），頁43-50。

若乃觀其四郊，浮游近縣，……  
 於是左城右平，重軒三階，……  
 於是玄墀鉤切，玉階彤庭，……  
 爾乃正殿崔巍，層構厥高，……  
 於是靈草冬榮，神木叢生，……  
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，奮大武乎上園，……  
 於是乘鑾輿，備法駕，……  
 爾乃期門飲飛，列刀鑽鋌，……  
 爾乃移師趨險，並蹈潛穢，……  
 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，歷長楊之樹，……  
 於是後宮乘輶輅，登龍舟，……  
 于斯之時，都都相望，邑邑相屬，……

短篇的散體賦，也用了不少連詞，如侯瑾〈箏賦〉，祇有一百八十字，用了四個連詞：

於是急弦促柱，變調改曲，……  
 若乃察其風采，練其聲音，……  
 於是雅曲既闕，鄭衛仍脩，……  
 若乃上感天地，下動鬼神，……

## (二) 精練三字句和排比句

騷體賦雖然間有短句，但仍以長句為主，而「賦家者流，縱橫之派別，而兼諸子之餘風。<sup>24</sup>」故散體賦常用長短句，但最大的特色是精練三字句和排比句，此固非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所有，也是先奏諸子文中所鮮見的，例如司馬相如的〈子虛賦〉：

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蕙圃，嬰姍勃率，上金隄，揜翡翠，射鷓鴣，微繒出，蠟繳施，弋白鵠，連駕鶴，雙鶴下，玄鶴加。

<sup>24</sup> 章學誠，《文史通義·詩教下》，卷一，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），頁25。

又如揚雄的〈羽獵賦〉：

及至獲夷之徒，蹶松柏，掌疾梨，獵蒙龍，犇輕飛，履般首，帶修蛇，鉤赤豹，控象犀，趾巒阮，超唐陂，車騎雲會，登降閭闔。

又如班固的〈西都賦〉：

於是後宮，乘輶輅，登龍舟，張鳳蓋，建華旗，祛黼帷，鏡清流，靡微風，澹淡浮，擢女謳，鼓吹震，聲激越，警厲天，鳥群翔，魚闕淵，招白閒，下雙鵠，揄文竿，出比目，撫鴻幢，御繒微。方舟並驚，依仰極樂。

他們一連串用了九次、十次、二十次的「三字句」，可謂前無古人，而後之賦家，慕效仿作的，為數甚眾了。<sup>25</sup>

此外，散體賦常用一些排比句來鋪陳事物，如枚乘〈七發〉：

出與入輦，命曰壓痿之機；洞房清宮，命曰寒熱之媒；皓齒娥眉，命曰伐性之斧；甘脆肥膿，命曰腐腸之藥。勺藥之醬，薄者之炙，鮮鯉之鱠，秋黃之蘇，白露之茹，蘭英之酒。

又如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：

於是乎游戲懈怠，置酒乎顛天之臺，張樂乎膠葛之宇，撞千石之鐘，立萬石之虞，建翠華之旗，樹靈鼉之鼓，奏陶唐氏之舞，聽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和；山陵之震動，川谷為之蕩波。

又如張衡的〈髑髏賦〉：

離朱不能見，子野不能聽，堯舜不能賞，桀紂不能形，虎豹不能害，劍戟不能傷。與陰陽同其流，與元氣合其朴。以造

<sup>25</sup> 其他散體賦幾篇篇皆有三字句，讀者可隨意披閱俯拾，恕不贅舉於此。

化為父母，以天地為床蓐，以雷電為鼓扇，以月為燈燭，以雲漢為川池，以星宿為珠玉。

層層疊疊的排比句，造成一種氣勢。諸子散文，六朝駢體，也有排比句，但遠不及漢賦的「陣勢」了。

### (三) 紀事狀物，題材豐博

散體賦不限於抒情寫志，任何事物，都可寄意於筆端，所謂「賦家之心，包括宇宙，總攬人物」，「因物造端，敷弘事理」，故題材廣博而內容豐富。《文選》分賦為十五類，《文苑英華》分賦為四十六類，《唐文粹》分賦為十七類，《歷代賦彙》分賦為三十八類（按：很多類目是相同的）<sup>26</sup>，把現存的漢代散體賦作初步分析，可歸納為下列二十八類：<sup>27</sup>

- 天象，如趙壹〈迅風賦〉
- 歲時，如杜篤〈祓禊賦〉
- 地理，如蔡邕〈漢津賦〉
- 都邑，如班固〈兩都賦〉
- 典禮，如揚雄〈河東賦〉
- 郊祀，如鄧耽〈郊祀賦〉
- 畋獵，如司馬相如〈天子游獵賦〉
- 文學，如杜篤〈書摠書〉
- 武功，如崔駰〈大將軍西征賦〉
- 性道，如趙壹〈刺世疾邪賦〉
- 宮殿，如李尤〈德陽殿賦〉
- 器用，如羊勝〈屏風賦〉
- 音樂，如傅毅〈琴賦〉
- 玉帛，如班婕妤〈擣素賦〉

<sup>26</sup> 關於賦的分類，參看拙作，〈《文選》選賦義例論略〉，《漢魏六朝論集》，頁141-157。

<sup>27</sup> 次序依《歷代賦彙》，舉例多從《文選》、《賦彙》擷取。

- 飲食，如鄒陽〈酒賦〉
- 巧藝，如蔡邕〈彈琴賦〉
- 仙釋，如桓譚〈仙賦〉
- 草木，如劉勝〈文木賦〉
- 花果，如王逸〈荔支賦〉
- 鳥獸，如路喬如〈鶴賦〉
- 鱗蟲，如孔臧〈蓼虫賦〉
- 言志，如劉楨〈遂志賦〉
- 行旅，如徐幹〈西征賦〉
- 曠達，如張衡〈歸田賦〉
- 美麗，如陳琳〈神女賦〉
- 諷諭，如邊讓〈章華臺賦〉
- 情感，如繁欽〈弭愁賦〉
- 人事，如揚雄〈逐貧賦〉

漢代的散體賦，有長篇鉅構，也有短篇巧製。巧製之篇，描寫縝密，刻劃細微，如劉勝〈文木賦〉：

既剝既刊，見其文章，或如龍盤虎踞，復似鸞集鳳翔，青綯紫綬，環壁珪璋；重山累嶂，連波疊浪；奔電屯雲，薄霧濃霧；麝宗驥旅，雞族雉群；蠋繡鴛錦，蓮藻芰文；色比金而有裕，質參玉而無分。

鉅麗之作，內容豐博，品物畢圖，令人目不暇給，例如司馬相如的〈上林賦〉，先述上林苑的地理環境，川河水勢及水中鱗禽，次寫苑中的山溪和溪中的奇卉異草，次寫苑中的怪獸，次寫苑中的閣道、臺觀、珍寶、果木猿猴，繼寫天子校獵的壯觀和歌舞游娛的盛況，最後刻劃天子實行勵精圖治，主張戒奢崇儉、興道遷義。文字極盡鋪張揚厲。又如班固的〈西都賦〉，題材是「都邑」（或稱「京都」），內容則包括地理形勢、定都經過、京城建設、市內景象、四郊情況、朝廷政綱、封畿環境、帝王宮室、後宮佈

置、朝廷百官、宮殿樓臺、畋獵壯觀、遊娛盛況等等<sup>28</sup>。無怪孫梅說：「兩漢以來，斯道為盛，承學之士，專精於此。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，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。輟翰傳誦，勒成一子。」<sup>29</sup>

#### (四) 堆砌描寫狀辭

描寫狀辭，或稱「性質形容辭」(descriptive epithet)，或簡稱形容辭(adjective)是用以刻劃事物狀態的。例如《詩經·小雅·賓之初筵》有「威儀反反」、「威儀幡幡」、「威儀抑抑」、「威儀忸忸」的詩句，「反反」(莊重而謹慎狀)、「幡幡」(輕佻而不莊重狀)、「抑抑」(謹慎而嚴肅狀)、「忸忸」(輕薄而粗鄙狀)，分別形容不同的「威儀」狀態。又如屈原〈離騷〉：「時曖曖其將罷兮，結幽蘭而延佇。世溷濁而不分兮，為蔽美而嫉妒。」「駕八龍之婉婉兮，戴雲旗之委蛇。」「曖曖」寫日光昏暗的狀態，「溷濁」寫污穢世情的狀態，「婉婉」寫巨龍蜿蜒曲伸的狀態，「委蛇」寫旗幟迎風招展的狀態。

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和先秦諸子文章，都有使用描寫狀辭，但堆砌描寫狀辭，甚至運用多種譬喻，來刻劃一件事物，祇有漢代的散體賦具有這種特點，例如枚乘〈七發〉的「觀濤」一節：

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，若白鷺之下翔。甚少進也，浩浩溘溘，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。其波涌而雲亂，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。其旁作而奔起也，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。六駕蛟龍，附從太白，純馳浩蜺，前後駱駝，顯顯叩叩，楛楛彊彊，莘莘將將。……誠奮厥武，如振如怒，沌屯渾渾，狀如奔馬；混混鹿鹿，聲如雷鼓。

短短的一段文字，用了十五個疊字的描寫狀辭，又用了七個譬喻，真是歎為觀止了。又如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寫「苑中水勢」的一

<sup>28</sup> 詳見拙作，〈班固西都賦與漢代長安〉，《漢魏六朝賦論集》，頁27-51。

<sup>29</sup> 《四六叢話》(商務萬有文庫本)，卷三〇，頁517。

節：

東西南北，馳騖往來，出乎椒丘之闕，行乎州淤之浦，徑乎桂林之中，過乎決滂之壑，汨乎混流，順阿而下，赴隘隘之口。觸穹石，激堆埼，沸乎暴怒，洶涌澎湃，澤弗宓汨，偏側泌滯，橫流逆折，騁騰激洌；滂濞沆溉，穹隆雲橈。……涖涖下瀨，批巖衝擁，奔揚滯沛。臨坻注壑，澆澗實隊，沈沈隱隱，砰砰訇訇，濤濤濕濕，淅淅鼎沸。馳波跳沫，汨濤漂疾，悠遠長懷，寂寥無聲，肆乎永歸。

用了四十個水旁而不同的字來寫水勢，繪狀圖貌，無以復加，真是「觀水則情滿於水」了。又如班婕妤的〈搗素賦〉，寫搗素的麗人：

若乃盼睐生姿，動容多製，弱態含羞，妖風靡麗，皎若明魄之升崖，煥若荷華之昭晰。調鉛無以玉其貌，凝朱不能異其唇。勝雲霞之適日，似桃李之向春。紅黛相媚，綺組流光，笑笑移妍，步步生芳。兩靨如點，雙眉如張，頰肌柔液，音性閑良。

用譬喻、顏色、動作的描寫狀辭來刻劃「麗人」，她的容貌、舉止、姿態、眼神、朱唇、黛眉、紅頰、靨點、柔肌等等，浮現在讀者眼前。

#### (五) 多方鋪陳，引典誇飾

「鋪采摛文」是漢賦最顯著的特色，方法是從東、西、南、北、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上、下、內、外等多方面來繪寫事物。戰國時代的縱橫家，早已善用這種鋪陳技巧，藉以動人心耳，例如《戰國策·秦策》載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：

大王之國，西有巴蜀漢中之利，北有胡貉代馬之用，南有巫山黔中之限，東有殽函之固，田肥美，民殷富。

從西、北、南、東四面鋪陳，誇言秦國地理環境的優勢，故章學

誠說：「賦家者流，原本《詩》、《騷》，出入戰國諸子。恢廓聲勢，蘇張縱橫之體也。<sup>30</sup>」漢代賦家的「恢廓聲勢」，較諸戰國時代的縱橫家，尤見變本加厲，例如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寫雲夢的景物：

雲夢者，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。  
其山則盤紆峩鬱，……  
上干青雲，……  
下屬江河。……  
其土則丹青赭堊，……  
其石則赤玉玫瑰，……  
其東則有蕙圃，……  
其南則有平原廣澤，……  
其高燥則生葳析芭荔，……  
其埤涇則生藏蓂蒹葭，……  
其西則有涌泉清池，……  
其中則有神龜蛟鼉，……  
其北則有陰林巨樹，……  
其上則有宛雛孔鸞，……  
其下則有白虎玄豹，……

不僅從四方八面陳述，更臚舉品物（其山，其土，其石）。又如揚雄的〈蜀都賦〉，鋪寫手法是十分相似的：

蜀都之地古曰梁州，……  
東有巴賓棉互百濮，……  
其中則有玉石巒岑，……  
南則有犍牂潛夷，……  
於近則有瑕英菌芝，……  
於遠則有銀鉛錫碧，……

<sup>30</sup> 同註 21。

西有鹽泉鐵冶，……  
其旁則有其牛兕旄，……  
北則有岷山，……  
獸則麋羊野糜，……  
其竹則鐘龍笳篳，……  
其淺濕則生蒼葭蔣蒲，……  
其深則有獼獼沈蟬，……

很明顯，揚雄作賦，是以司馬相如為擬式的<sup>31</sup>。漢成帝時，揚雄因作賦似司馬相如，應徵待詔承明之庭，加上漢代有「獻賦」和「考賦」的制度，賦篇「差次錄第，未及者亦復隨輩皆白拜擢。<sup>32</sup>」因此，作者蜂起而互相仿效了。

《文心雕龍·事類》說：「事類者蓋文章之外，據事以類義，援古以證今者也。」引典用事是歷代文士的常用技巧，但漢代賦家，引用事類，未必「援古以證今」，主要卻在誇飾鋪陳，例如枚乘〈七發〉寫以音樂啓發楚太子：

使琴擊斫斬以為琴，使師堂操暢，伯牙為之歌。

把春秋時代最傑出的樂師師擊、師堂子京、伯牙（或說古之善鼓琴者，不知何時代人）拉在一起，表演琴聲好、曲調美、歌辭妙的最感人音樂。事實上，這是不可能的，作用是「誇飾」而已。又如寫以車馬啓發楚太子：

鍾、岱之牡，齒至之車。伯樂相其前後，王良、造父為之御，秦缺、樓季為之右。

把春秋時代秦國的最善相馬的伯樂、晉國善於御馬的王良，周穆王時代善駕車的造父，和古代（不知時代）勇士秦缺、樓季，齊集一起，選擇良驥，善御良車，勇士護駕。這些也是「誇飾」而

<sup>31</sup> 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（北京中華書局《二十四史》點校本），頁 3515。

<sup>32</sup> 參考劉大杰，《中國文學發達史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0），頁 101-102。

已。其他賦家，大都如是，以下例子，可見一斑：

王爾公輸之徒，荷斧斤，援葛藟，……眇者督直，聳者磨礮，齊貢金斧，楚人名工。（鄒陽〈几賦〉）

楚王乃駕馴駁之駟，……左烏號之雕弓，右夏服之勁箭，陽子驂乘，嬖阿為御。（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）

於是乎離宮別館，彌山跨谷，……靈囿燕於閒館，偃佺之倫暴於南榮。（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）

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，……鍾期牙曠悵然而愕，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，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。（王褒〈洞簫賦〉）

帝將惟田于靈之囿，……機槍為閔，明月為候，熒惑司命，天弧發射。……蚩尤並轂，蒙公先驅。（揚雄〈羽獵賦〉）

爾乃期門飲飛，列刀鑽鏃，……許少施巧，秦成力折。

然後舉烽伐鼓，以命三驅，……游基發射，范氏施御。（班固〈兩都賦〉）

使織女驂乘，王良為之御，三台執兵而奉引，軒轅乘駟驢而先驅。（黃香〈九宮賦〉）

於顯樂都，既麗且康，……松子神陂，赤靈解角，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，游女弄珠於漢泉之曲。（張衡〈南都賦〉）

於是乃使魯般、宋翟，構雲梯，抗浮柱，……夔襄比津，子壑協呂，……定名曰笛。（馬融〈長笛賦〉）

於是招宓妃，命湘娥，齊倡列，鄭女羅，……修黃軒之要道，攜西子之弱腕，援毛嬙之素肘，形便娟以嬋媛，若流風之靡草。（邊讓〈章華臺賦〉）

於是繁弦既抑，雅韻乃揚，仲尼思歸，鹿鳴三章，梁甫悲吟，周公越裳。（蔡邕〈彈琴賦〉）

#### 四、小結

漢賦的發展是雙軌進行的，因為自漢初至漢末，騷體賦和散體賦不斷地同時出現，而漢賦大家，多能兼擅二體；大概述志抒情則用騷體賦，體物紀事則用散體賦。

無可置疑，「賦也者，拓宇於楚辭也。」漢代辭人，（一）或直接模擬屈原的語氣，以代言的方式，替他抒發「罹讒憂國」的鬱憤。這些作品，稱為騷體，部份收錄在《楚辭》裏<sup>33</sup>。（二）或襲取楚辭的形貌而自我抒發個人的情懷<sup>34</sup>，這些作品，稱為騷體賦。

騷體賦，除了賈誼的〈弔屈原賦〉外，沒有以屈原的故事作題材，而內容則以自悲身世、憂國傷時為主，例如董仲舒為人廉直，遭當權者擯棄不用，作〈士不遇賦〉以自廣；司馬遷因李陵之禍而下獄，慘受腐刑，作〈悲士不遇賦〉以自悼；劉歆由侍從之臣，遷為三河太守，再從為五原令，撫今追昔，作〈遂初賦〉以寄意；班彪避亂，從長安逃至安定，就沿途所見，憑弔古跡，作〈北征賦〉以抒發感慨，蔡邕以徐璜、左悺等擅權專橫，人民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，自己無故由陳留遣往偃師，作〈述行賦〉以洩心憤。

騷體賦仿效楚辭，援用多種譬喻，例如以瑞獸、珍寶、香草、嘉魚、玉體等比作賢人或高潔品格；以惡鳥、奴駕、康瓠、螻蟻等比作小人或險邪奸詐。篇末的「亂」、「訊」、「系」、「重」、「歌」，也是仿效楚辭的體式。

<sup>33</sup> 班固〈兩都賦序〉稱：到了漢成帝的時候，奏御之賦，千有餘篇。張衡〈論貢舉疏〉說：漢順帝時，辭賦作者鼎沸。由此可見當時作家之盛與賦篇之多，收入《辭》的，必是少極少數而已。參看拙作，〈漢賦研究的一些問題〉，《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》上卷（北京中華書局，1966），頁112-120。

<sup>34</sup> 司馬相如的〈哀二世賦〉、〈大人賦〉和〈長門賦〉是例外，不是自抒情懷；但不是以屈原的故事作題材，故屬騷體賦不是騷體。

騷體賦的句式，大部份模擬楚辭，但經過漢代賦家的創作，句式有更大的變化。不限於四.四、四.五、五.四、五.五、六.六、七.六、七.七等句式，還有八.六、八.七、九.六、九.八、九.九、十.六、十.九、十一.十等較長的句式，而四.四的短句又較楚辭廣泛地、靈活地運用。

散體賦是有漢的「一代文學」脫離了《詩》、《騷》而鑄鑄了戰國時期縱橫家的鋪張揚厲的手法，成爲一種「窮極聲貌」、「衍侈弘麗」的獨特文體。它的內容，不限於述志抒情，若有寄意，則托言諷陳<sup>35</sup>；整體來說，俱以狀物紀事爲主，題材包括天象、歲時、地理、都色、宮室、樓臺、典禮、畋獵、文學、武功、仙釋、器用、音樂、玉帛、飲食、巧藝、草木、花果、鳥獸、鱗蟲等等，可謂包羅萬有，而鴻裁鉅製，一篇之中，往往囊括多種題材，令人「大開眼界」。

從結構方面來說，散體賦或用問答體或直接鋪陳，但後世視爲漢賦代表的作品如〈七發〉、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、〈長楊賦〉、〈兩都賦〉、〈二京賦〉等，都用問答體。較顯著的特點是慣用連詞——且夫，於是，若乃，爾乃，若乎，於是乎，藉以轉換題材，接連段落，可謂別開生面。此外，鋪陳的手法，最常見的是從四方八面描寫，甚或臚舉品物，（如其土，其山，其石，其獸，其鳥，……黃甘橙棓，枇杷燃柿，亭柰厚朴，栲棗，楊梅，櫻桃蒲陶，……鴛鴦鴟鷂，鴻鴛鴦鴟，鸚鵡鸞鶴，鸚鵡鸞鶴等等），構成一種「鉅麗」景象。

從造句方面來說，散體賦可謂句無定式，長短不一，雖然東漢以後，由於文風所染，漸趨駢偶四六，但遍觀全貌，卻以三字

<sup>35</sup> 關於漢賦的諷諫問題，請參考羅根澤，〈諷諫說〉，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，1958），頁98-100；及拙作，“A Study of the Didactic Function of Han fu on Hunts and on Capitals”，*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*，University of Hong Kong，Vol. XIV，No. 2，PP. 172-182，Hong Kong，1976。

句和排比句最具特色；由漢初至漢末，枚乘、鄒陽、司馬相如、孔臧、東方朔、揚雄、班婕妤、桓譚、班彪、杜篤、傅毅、崔駰、班固、黃香、李尤、劉駮、張衡、馬融、鄧耽、王逸、王延壽、廉品、邊讓、蔡邕、徐幹、繁欽、楊修、王粲、陳琳、劉楨、應瑒、丁廙、丁廙妻、崔琰等的賦篇，都有這些句子。事非偶然，實乃互仿效，形成漢代散體賦特色之一。至於以奇辭瑋字入賦，論者殊多，恕不在此贅述。

最後值得一提的，是漢賦之中，有散體賦和騷體賦的混合體賦，如揚雄的〈河東賦〉、劉歆的〈甘泉賦〉、傅毅的〈舞賦〉、崔駰的〈武都賦〉、李尤的〈函谷關賦〉、張衡的〈溫泉賦〉、馬融的〈長笛賦〉、王延壽的〈魯靈光殿賦〉、邊讓的〈章華臺賦〉、蔡邕的〈漢津賦〉、阮瑀的〈紀征賦〉、繁欽的〈愁思賦〉、楊修的〈出征賦〉、王粲的〈思友賦〉、應瑒的〈愁霖賦〉、崔琰的〈述初賦〉（每家但舉一篇，以省篇幅）等等，厥例綦繁。由此也可證明，騷體賦和散體賦在漢代是雙軌發展的，而賦家操觚，隨意運筆，渾融二體於一篇了。

一九九六年九月初稿